轮回的思念

◎文/刘语芳

你四岁半时，我出差的生涯开始。一开始，只是从香港到澳门留宿一晚。特意规定每周三去，周四回来，让你适应这有规律的周期。但你非常不习惯我没回家睡觉的周三晚。临睡前，你一定给我打电话，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回家睡觉。不管如何解释，你最终还是要说：你应该回家睡觉的。电话终结前的不解与要求，令我心里难过。如此维持大约半年，安排了一个周末，把你带到澳门去，看看我澳门的办公室和宿舍。从那次拜访后，在出差的日子里，你不再要求我回家睡觉。也许在这之前，以你幼小的心智，你不能理解，在家以外，我还可以有个栖身的地方。

一年后，你五岁半，从香港搬到上海。家搬了，但我没换公司。因此，出差的时间更长，除澳门公司外，还得每周亲驻香港或深圳公司一天。每周在外留宿两三晚。当时的你已似明白事理，在电话里，不再叫我回家睡觉。但你可以放学后，在你爸还没下班回来前，连续给我打七八个电话。曾有一次，因赶报告，心有些烦燥，在接听你的不知第几次的电话时，不禁问你怎么一直给我打电话。你用童稚、真诚的声音说：你在那么远，又见不到我，你不想念我和感到难过吗？我语塞，心自然地抽痛一下。是的，我该想念你的。把一个小小的你，放在异国城市里的小房子里，你肯定是会难受与思念我。打电话，听我说话，能给你慰籍。

我出差的日子，似与你年岁的成长一样的增长著。从上海搬回吉隆坡，你十二岁半。我在外留宿的夜晚延至一周四晚。刚回来后，你很不习惯，从小建立的朋友都不在身边了。那时，我会非常主动地给你打电话，问你的心情。甚至在你十三岁生日的那一晚，在等候我凌晨的飞机时，在机场里哼一些你喜爱的中文歌，安抚你焦虑的情绪。那时，我的声音，该有安抚你心情的魔力，让你听了安心。

可以通电话吗？留了个短信给你。

不方便，什么事？

还好吗？

Ok

现你身在国外，十八岁半。

思念，换了个位置，重重地落在我身上。

我身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，而你处于一个全新地方。一个人。我现在的生活，已有框架的规律；而你的，是变化多端、色彩缤纷的世界。我现在可以深切地感受到，你小时候想探讨我外面世界的期待与对我的思念。我进入了那角色，对你的期待与思念。思念的棒子从你那接过来，稳稳地拿著，是我余生爱的牵绊。

送你去大学后的难过，不是因那短暂的别离。而是觉得，你少时依恋我的情感，也许会因你进入新的里程碑而切断。那种要割舍的心情，如此难以承受。前些日子和朋友聚会，当朋友们提起你时，我会及时启动关闭情绪的系统，不露一丝伤感。我不能，也不想在朋友们面前，让自己真情流露。因我知道，哪怕是那么一丁点伤感的外泄，也可能引致一发不可收拾的难堪。那不可触及的痛，在别人面前，我好好地隐藏起来。在独处时，却是另一回事。很多时候，在完全没有防备下，伤感来侵，悄然泪流。为失去的时光难过，为思念你而悲伤。

对你，虽有思念的哀伤，却也对你已成长独立感欣慰。这该是普天下父母对离巢孩子的矛盾心态。当孩子还在襁褓中时，冀望他能速成长大。但大了独立了，又望他能像小时般依偎在身边。我确是如此。这几日梦里见到小时的你，如此一丁点的小人儿，摇晃著白胖的身躯，呀呀儿语地说著我听不腻的故事。梦里，我们开心地笑著。梦外，望著你那空著的房间，心似被掏空的失落惆怅。

爱你是自然的，想你是必然的。在我初尝你长大离巢，心里揉搓著忧喜参半的时候，我会让时间消化和抚平我起伏的心情。毕业后，再见你时，你该是青涩已去，独当一面的大好青年。我们母子情感也会升华至另一美好阶段。时间的直行、不停留，将往日、今日的思念，带出明日的温情。

昨日你思念的棒子，我今日接了。他日我老了，那棒子，也还得再转交于你。而你，在他日新建的小家庭里，衍生出另一思念的棒子，将我们的爱与思念，传承延续，绵绵长流，永无止息。

文章提供
人间烟火：https://laiguofang.com

梦回途中

◎文/何历典

当长夜被惊醒
在床与梦之间
隐隐听见了自己的梦呓
沧桑的心声
召唤渐渐认老的主人
那些值得重温的旧事
不由得
打开尘封的心门
遁入隐秘的地窖
找出了
自己久搁的
一幅锦瑟年华拼图
……残余的零星拼片，与
一坛鲜葡萄汁
……经年累月酝酿而成的醇酒
嗯
还不错啊
可捡块拼片细嚼下酒
继续编织
支离破碎的梦乡

何历典诗文集《舞出自己的花季》，
可在人间烟火官网中的「人间市集」购买。

编辑／蔡美燕